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五至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五

西秦錄一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當開路若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

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為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國仁五世祖祐鄰者晉泰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畧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於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

鮮卑吐賴於烏樹山討尉遲渴權於大非川并收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侵併隣部士馬強盛以叔父軻埿為師傅委以國政弗斯引烏埿為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嵻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無孤山晉記作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秦皇始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

年秦將益州刺史王統來伐司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衆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拒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擁部落亦詣統降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討之勃寒懼而請降遂使司繁鎮

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子國仁立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騎先鋒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右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黷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敝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吾當與諸君共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遂迫脅

部落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建義元年苻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資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遂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為建義元年署置官屬以其將乙旃童堅童一作音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群勇士為

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乃分其地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漒川甘松匡明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都城以居之鮮卑匹蘭帥衆五千来降

建義二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諸羌胡五萬餘人来擊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㳙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冦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冝奔還南安秋

七月祕宜與其弟莫侯悌眷率衆三萬餘户来降國仁
拜祕宜鎮東將軍東秦州刺史悌眷鎮南將軍南梁州
刺史
建義三年春三月秦苻登遣使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
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夏五月國仁
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
秋七月高平鮮卑沒弈干東胡金熈連兵来襲相遇干
渇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疋沒奕干及熈

奔還三部振懼率衆迎降署容貴為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為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為建節將軍鳴泉侯是年國仁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書

建義四年春三月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請降復其官爵夏四月討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六月國仁死在位四年偽謚宣烈王廟號烈

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之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畧國仁死群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尚幼宜立長君共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境内改元太初秋七月立妻邊氏爲王后署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邉芮爲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

翟勍為左司馬翟瑥為右司馬畧陽王松壽為主簿從
弟軻彈為梁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屈眷為河州牧自
餘封拜各有差九月乾歸還都金城
太初二年春正月秦苻登遣使署乾歸為大將軍大單
于金城王時晉太元十四年也夏四月南羌獨如率衆
七千來降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
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疆鮮
卑豆留鞠吒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

地拔竝率衆來降乾歸皆署其官爵冬十一月抱罕羌彭奚念帥衆來附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太初三年夏四月吐谷渾王視連遣使稱臣於乾歸貢其方物乾歸拜視連為沙州牧白蘭王秋九月視連死子視羆立視羆英果有雄畧以其父祖慈仁為四隣所侵嘗從容謂博士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隣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為何如

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畧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
襟撫納衆赴如歸冬十月乾歸遣使拜視羆為使持節
都督羆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
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
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
署擬僭群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
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竪以一
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于西京以盡遐藩之

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勲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留芳來葉耶使還言之乾歸大怒然憚其彊猶與結好十一月隴西太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

太初四年春正月乾歸率衆擊詰歸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以宗女妻之署立義將軍秋七月秦苻登驃騎將軍沒奕干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共擊鮮卑大兜國乾歸許之遂與沒奕干攻大兜于安

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大兜微服遁走收其部衆而還歸没奕干二子没奕干尋叛東合劉衛辰八月乾歸率騎一萬討没奕干没奕干奔他樓城乾歸射之中目冬十月三河王呂光遣弟右將軍呂寶秉虛攻金城乾歸聞之引還為寶所襲敗於鳴雀峡退屯青岸

太初五年秋八月呂寶進攻乾歸乾歸使北河州刺史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

死者萬餘人光又遣子虎賁中郎將呂纂襲擊彭奚念

纂復敗績奔逌

太初六年春正月休官權千成為秦所逼遣使請降乾歸署為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夏六月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磐勇畧明决過於其父

太初七年春正月秦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夏六月苻登為姚興所逼

遣其子汝陰王崇爲質於乾歸請救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將軍翟瑥率騎士二萬救之聞登爲秦所敍引還冬十月秦苻崇爲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率步騎四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凉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率騎三萬拒之具翟瑥傳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川軻彈詰歸欲引兵退冠軍翟瑥奮劒止之軻彈率騎徃赴益州詰歸亦勒

兵繼進定遂大敗斬定及崇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

太初八年春正月乾歸自稱秦王赦其境内殊死已下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出連乞都為丞相左長史邊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翟瑥為吏部尚書翟勍為主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為侍中自餘拜授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將軍大單于邊芮等領府

佐如故夏四月索虜禿髮如苟率戸二萬來降乾歸妻以宗女六月遷都於西城秋七月三河王呂光率衆十萬來伐左輔將軍密貴周右衛將軍莫者羖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群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恐非國家之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敕勃（載記作勃勃）為質既而悔之殺貴周及羖羝

太初九年春正月休官權萬世帥衆來降冬十月涼州牧乞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軻彈奔涼是歲乾歸所署立義將軍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降於秦顯親公權千成帥衆攻秦上邽不克退保畧陽姚碩德擊之千成亦降

太初十年春正月涼王呂光以乾歸數反覆舉兵來伐使呂延為前鋒羣臣咸勸其東奔成紀以避其銳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

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畧取之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畧不足憚也且其精銳盡在呂延延勇而無謀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二月光軍於長最遣子呂纂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別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以為犄角之勢呂延以枹罕之衆攻陷臨洮武始河關乾歸泣

謂諸將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紿延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騎輕進遂大敗之斬延於陣夏六月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列破光（一作屋弘）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為晉興太守鎮枹罕冬十月秦長水校尉姚珍來奔乾歸以女妻之太初十一年春正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攻涼支陽鸇

武允吾三部皆克之虜萬餘人而還夏六月禿髮烏孤遣使求結和親涼散騎常侍郭磨來奔乾歸以為建忠將軍兼散騎常侍秋九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兀載記作慕容允冠軍將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冬十月益州等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退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為質乾歸以宗女妻之

太初十二年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來

降乾歸以河内為疊掘都統以宗女妻之秋七月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乾歸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太初十三年春正月乙亥乾歸所居金城南景門無故自崩甚惡之遂遷都苑川大赦境内夏五月秦姚興遣征西姚碩德率衆五萬來伐入自南安陜乾歸率諸將拒之次於隴西興復遣别將潛師繼發秋七月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籍算

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
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
一舉諸君勠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
於是遣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採路絶秦姚興
潛引兵來救乾歸聞之復使慕兀率中軍二萬還屯栢
陽鎮軍將軍羅敦率外軍四萬還屯侯辰谷自率輕騎
數千前候軍勢會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
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為興所敗遁歸苑川部衆三萬

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為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號已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衆已散敗勢不得安吾欲西堡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保全妻子勿吾隨也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邀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繦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敗之家廢興命

也苟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有
期德之不建何為俱死公等自愛吾今將寄食於人以
終餘年乃大哭而別遂帥騎數百馳至允吾乞降於武
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傉檀迎之置於晉興待以
上賓之禮秦兵既退南羌梁弋等密遣使來招乾歸將
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
孤利鹿孤遣弟吐雷率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為利
鹿孤所殺謂太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

以利鹿孫義兼親好與存脣齒之援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去必為追騎所及吾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冬十一月乾歸至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為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封歸義侯久之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孫遣兵追獲將殺之廣武公傉檀勸曰子而

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太初十四年春二月秦姚興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夏四月乾歸至苑川以邉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翟勍為尚書令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僚佐偏裨

太初十五年夏四月熾磐自西平奔歸苑川南凉王傉檀歸其妻子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姚興署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

太初十六年秋七月秦遣乾歸以所部甲卒隨齊難等迎呂隆於河西冬十一月討叛羌党龍頭於滋川拔之太初十九年秋九月攻仇池楊盛將苻帛於皮氏堡克之盛率兵來救戰於竹嶺為盛所敗

晉義熙元年春正月自此以後四年並從建康年號乾歸朝於秦吐谷渾將大孩一名烏紇提屢寇乾歸邊境乾歸怒率騎討之大孩大敗俘斬萬餘口而還大孩走保南凉死於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

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
業號為戊寅可汗沙漒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
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
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
天子諸君以為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
勉乾歸聞而甚忌之秋八月乾歸率衆攻仇池為楊盛
所敗尋復率衆攻盛將楊玉於西陽堡克之
義熙二年秋七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於寢內百

草皆自反乾歸甚惡之冬十二月復入朝於秦

義熙三年春正月秦姚興慮乾歸𡨚强難制終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為主客尚書以世子熾磐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部衆鎮苑川秋七月秃髮傉檀叛秦遣使來邀熾磐斬其使送之長安秦甚嘉之冬十一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秃髮傉檀秦以熾磐行河州刺史

義熙四年夏五月秦遣乾歸以鎮遠將軍從廣平公弼

等帥步騎襲傉檀冬十月熾磐以秦政寖衰兵亂將始

且畏秦之攻襲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於嵻崀山

而據之十一月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

還

更始元年春三月熾磐入秦見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

念乘虛來襲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

圍枹罕乾歸從秦王興如平凉熾磐攻枹罕克之遂遣

使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

馬苑來降夏四月乾歸如枹罕留熾磐鎮之収其部衆得二萬人徙都度堅山秋七月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尾鮮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烏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彊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翹望豈宜固守謙冲不以社稷為本顧時即

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遂以晉義熙五年僭稱秦王
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悉復本位冬十
月復立夫人邊氏為王后世子熾磐為太子領冠軍大
將軍仍命熾磐為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屋引破
光為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
軍國大謀録其子華為尚書民部郎
更始二年春正月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
率衆出降署為尚書徙其部衆於苑川三月遣隴西羌

昌何攻秦金城郡拔之以驍騎將軍乞伏務和為東金城太守秋七月乙丑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九月攻秦畧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萬五千户於苑川及枹罕冬十月鮮卑僕渾羌句豈輸報鄧若等帥户二萬來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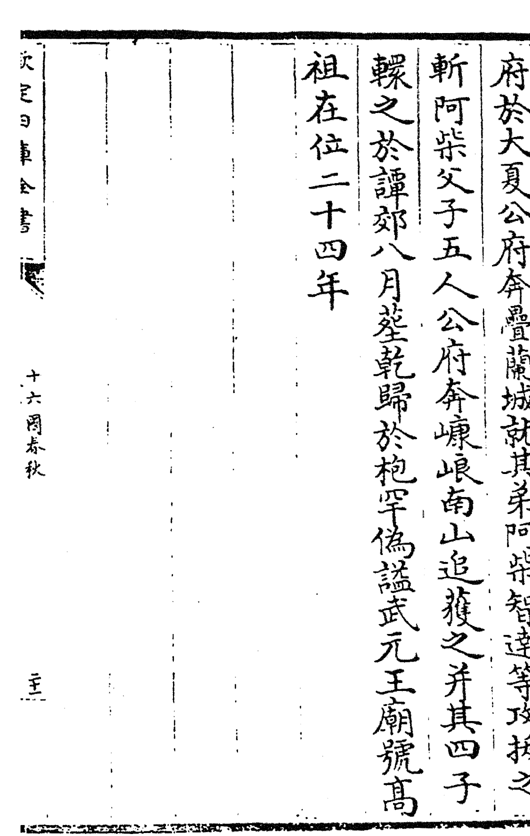
更始三年春二月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户於度堅城以子勑勃為秦興太守鎮撫之秦姚興力未能西

討恐更為邊害遣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内史使來
招諭乾歸感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降秦復遣使
署乾歸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䕶羌匈奴
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太子
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乾歸方圖河右權
宜受之復稱藩于秦夏四月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五
千餘户於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鎮撫之五
月復以子木奕干為武威太守鎮嵻峎城秋七月遣平

昌公熾磐及次子中軍將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八月熾磐率師濟河敗傉檀太子虎臺於嶺南獲牛馬十萬餘而還冬十月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栢陽堡尅之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永洛（一作水洛）城又克之徙民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中軍將軍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據枹罕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率騎三萬討之戰於枹罕不克

更始四年春正月乾歸復討利髮師次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兄子振威將軍公府追擊至於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以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戊巳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之樹奚干請降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阿若干為護軍都尉夏五月熾磐率衆攻禿髮傉檀三河太守吳陰

於白土克之以出累代為太守六月乾歸畧於五谿有梟集於其手心甚惡之遂為兄子公府所弑并殺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遣其弟廣武将軍智達揚武将軍木奕干率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東将軍鎮譚郊驍騎将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户遷於枹罕先是乾歸未亡時枹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将諸小鼠各嘶馬屎羣移而渡洮灑二水悉止枹罕自是二年而熾磐徙居之秋七月智達等擊破公


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峎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八月葬乾歸於枹罕偽謚武元王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六

西秦録二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畧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署為振忠将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将軍行西夷校尉留其部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

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於秦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𫷷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遂襲偽位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境内改元永康九月署尚書令翟勍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叚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錄事樊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等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永康二年春三月熾磐遣龍驤將軍智達平東

将軍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洮河大破之獲其将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户而還又遣鎮東将軍曇達與平東将軍王松壽率騎一萬東討休官權小郎吕破胡於白石川大破之進據白石城降其衆萬餘人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吕奴迦等二萬餘户叛據白坑負固不服曇達進攻克之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来降熾磐以稜為太傅夏四月遣安北将軍烏地延冠軍将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

句勤旁一作於泣勤川大破之俘虜甚衆秋七月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渇渾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逵率其餘衆來降永康三年春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磐以為已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夏五月熾磐聞南凉秃髮傉檀西征乙弗拔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

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傉檀子）獨守窮城可坐擒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一旬而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將士各有差遣平遠將軍捷虔率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赴單烏孤之子也）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

疊徙虎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户於枹罕六月傉檀

勢屈請降既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署傉

檀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南凉文武隨才銓擢冬十月

熾磐既兼傉檀兵强地廣復稱秦王署置百官十一月

立妃秃髮氏為王后

永康四年春三月河西王沮渠蒙遜攻拔廣武郡熾磐

遣將軍魋尼寅邀於浩亹為蒙遜所擊死之又遣將軍

折斐等率騎二萬據勒姐嶺復為蒙遜所擒夏四月熾

磐子元基一作元方自長安逃歸以為尚書左僕射五月熾磐率衆三萬攻湟河沮渠漢平遣司馬隗仁乘夜襲擊大敗熾磐將引還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擒之熾磐怒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勵事君乃囚之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為之說熾磐免之使還姑臧六月以左衛將軍匹逵為湟河太守

因討乙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户而還署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為都督嶺北諸軍事凉州刺史以凉州刺史謙屯為鎮軍大將軍河州牧秋七月以秦州刺史曇達為尚書令光禄勲王松壽為秦州刺史冬十一月熾磐遣尚書令曇達秦州刺史王松壽等率騎一萬討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降之遂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鎮赤水永康五年春正月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次師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來援熾磐聞而引還二

月尚書令曇達與凉州刺史出連虔率騎五千救石泉

蒙遜聞曇達等至亦引兵去遜遣使來聘與熾磐結和

親夏四月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擊秦上邽進據蒲

水秦州刺史姚艾率衆來拒大戰破之艾奔上邽曇達

進屯大利破黄石大羌二戍徙其民五千餘户於枹罕

冬十月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秦之上邽十

二月遣使詣太尉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

將軍河南公

永康六年春二月遣安東將軍木奕干率騎五千討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奔保白蘭山慚憤發疾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年木奕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秋七月相國翟勍卒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為左丞相子左僕射元基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為尚書令侍中翟紹為左僕射冬十月遣曇達

元基東討秦故将姚艾艾遣使稱藩熾磐以為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徽王松壽為尚書右僕射

永康七年春正月以木奕干為沙州刺史鎮樂都二月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户二萬來降署為建義将軍地延尋為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於西平他子從弟提孫等率户五千以西遷叛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諭之提孫等歸降熾磐以提孫姦猾終為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疋後二歳提孫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户五

千入居西平冬十月姚艾叛秦降西河王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寛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為從凉主西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儁為主復遣使請降熾磐大悦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户以左丞相曇達都督洮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冬十一月熾磐東廵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户於枹罕

永康八年夏四月使征西將軍孔子率騎五千討吐谷

渾覔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覔地率衆五千來降拜弱水護軍秋九月左衛將軍匹逵建威將軍梯君等討彭利和於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於枹罕漒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為益州刺史鎮漒川

建弘元年春正月立次子暮末為太子仍兼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内改元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秋七月甲辰宋初受禪詔以熾磐為安西大

將軍秦王九月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户而還

建弘二年春正月遣征北將軍木奕干輔國將軍右丞相元基率騎攻上邽遇霖雨而還夏四月吐谷王阿柴遣使來降熾磐署阿柴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秋七月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使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拒之斬首二千而還冬十二月遣征西將軍孔子等率騎二萬擊契汗秃真於羅川

建弘三年春正月征西孔子等大破契汗秃真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秃真率騎數千西奔其別部樹奚帥户五千來降夏四月乙亥以折衝將軍是辰為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秋九月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率騎六千擊沮渠城都于五澗冬十月出連虔與城都戰擒之十二月徵秦州牧曇達為左丞相征東大將軍

建弘四年春三月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

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
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
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弩（一作射）將軍叉寅等入見於魏貢
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太宗許之
建弘五年夏四月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步騎一
萬南伐白苟車孚崔提旁為四國皆來降附秋七月遣
太子暮末率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
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建弘六年夏四月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戰於臨松擒其將沮渠白蹄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秋七月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丘擔大破之冬十月丘擔率衆來降熾磐署擔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信帝爲平羌校尉以鎮之

建弘七年春正月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秋八月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沮渠蒙遜發兵來禦夏主

赫連昌遣征南大将軍呼盧古将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将軍韋代将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還九月徙其境内老弱畜産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代攻拔南安獲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握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奔昴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冬十月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于嵻崀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代進攻枹罕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東将軍趙壽生帥死士三

百人力戰郤之呼盧古韋代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湟河虔遣後軍將軍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其民二萬餘戶而去十二月征南將軍吉毗鎮南漒隴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

建弘八年春正月山羌率衆叛二月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羌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為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有六

七三月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為涼州刺史鎮樂都平西將軍麹景為沙州刺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為梁州刺史鎮赤水夏六月熾磐還枹罕秋七月熾磐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冐險歸魏今果如孫言八月熾磐遣叔父平遠將軍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為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九月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粮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

駱谷逃還冬十月熾磐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漒十二月梁州刺史吳漢為羣羌所攻帥戶二千奔還枹罕

建弘九年春正月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熾磐以尚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之二月嵩為吐谷渾元緒所執夏五月熾磐寢疾謂太子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城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熾磐在位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五年六月卒

暮末嗣立偽謚文昭王塟於武平陵廟號太祖

乞伏暮末（暮一作慕）

乞伏暮末字安石熾磐第二子也以元熈元年立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磐卒暮末即位大赦境內改元永弘（一作洪）署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鎮北將軍涼州牧

鎮湟河以征北将軍木奕干為尚書令車騎大将軍以征南将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衛大将軍秋七月河西王沮渠蒙遜因秦喪來伐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率騎三千救之甫入城而西河兵至攻其外城尅之絶其水道城中饑渇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内其兵登城百有餘人鼓譟燒門元

基率左右奮擊河西兵退暮末大懼八月遣使詣蒙遜許歸沮渠城都以求和蒙遜引還遣使入秦吊祭暮末厚資城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㨨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既而蒙遜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疋及錦罽銀繒九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冬十月涼州牧千年嗜酒殘虐不惜政事暮末遣使譲之千年懼奔河西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為涼州牧鎮湟

河

永弘二年春正月暮末遣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守西平政等未至蒙遜率衆拔之執太守麴承二月立妃梁氏為王后子萬載為太子赦尚書隴西辛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追恨其射傷母面也夏五月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幵谷以應蒙遜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眷所

敗還於定連蒙遜進至枹罕遣太子興國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於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來伐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邀擊之復大破之秋七月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來贖世子興國暮末不許尋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妹平昌公主妻之冬十月暮末弟軻殊羅烝織磐左夫人暮末禁之因與叔父什寅謀叛暮末收其黨與殺之并殺什寅禿髮氏十二月地震野草皆

自反

永弘三年春三月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頗有怨言暮末皆殺之秋九月西秦自正月不雨至於九月兼之政刑酷濫内外崩離部民流叛者不可勝計冬十月暮末為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從事中郎烏訥闐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凉以東安定以西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户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時給事黄門侍郎郭恒謀

刼沮渠興國以叛事覺誅之夏主赫連定聞暮末將至發兵來拒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渾冬十一月世祖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來迎暮末衛大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内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謀叛推安南將軍都督入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為主遺不從乃刼遺族子長城護軍焦亮為主率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散亮奔

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

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

楊顯以郡降夏

永弘四年春正月夏主赫連定擊暮末將姚猷猷敗遂

遣叔父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

食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

吏部尚書乞伏跋跛踰城奔夏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

渠興國送於上邽夏六月夏主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

人時魏神𪊨四年也先是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東羌西虜共相攻伐至是而亡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六年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六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七

西秦錄三

乞伏益州

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乾歸特為前將軍秦州牧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乾歸遣益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

将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将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将軍韋虔為長史散騎常侍左禁将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陳聽将士觧甲遊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将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暴以副具瞻賊已垂逼柰何觧甲自寛宴安酖毒竊為将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今聞吾至理應遠竄乃與吾

決戰者斯成擒耳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既而
乳率衆逆擊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
士何為孤之罪也皆赦之後復率衆攻凉掖支陽鸇武
允吾三郡虜衆萬餘又與武衛慕兀等率騎伐吐谷渾
破視羆於度周川質其子宕豈引兵而還封平遠侯尋
卒

乞伏曇達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仕為秦州牧鎮東將軍鎮譚郊

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王松壽帥騎一萬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雲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卿爾與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率衆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悉降後又帥衆討降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沮渠蒙遜

来攻石泉曇達與别将出連虔率騎五千救之蒙遜引還尋與王松壽率歩騎一萬攻姚艾於上邽進據蒲水大破之遂屯大利破黄石大羗二戍遷尚書令轉為左丞相尋遷都督枹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将軍秦州牧鎮南安復徵為左丞相征東大将軍鎮枹罕赫連勃勃遣征南大将軍呼盧古率騎二萬来伐曇達率衆拏之戰于嵻峎山敗績諸羗執送勃勃

邉氏

乾歸妻邉氏金城人左長史邉芮之妹也乾歸僭立遂以太初元年立為王后及乾歸奔降于秦降號太妃既而返政復為王后

禿髪氏

王后禿髪氏傉檀之女太子虎臺之妹也傉檀既降熾磐納為王后拜傉檀為左南公甚禮遇之虎臺亦被優寵未幾令人鴆殺傉檀河西王蒙遜遣人誘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

故地虎臺陰許之事覺熾磐以后弟之故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之故待之如此蓋特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禿髮氏

左夫人禿髮氏利鹿孤之宗女也先是熾磐為質于涼

利鹿孤妻之熾磐後奔允街禿髪傉檀復遣歸之遂為左夫人有寵於熾磐譖殺其姐及虎臺後禿髪氏與暮末弟軻殊羅私通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遂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興國以奔河西使禿髪氏盜門鑰於內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之而赦軻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屍于河水禿髪氏乃自殺

段暉

段暉字長祚武威姑臧人漢太尉熲八世孫也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居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也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便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遂仕乞伏熾磐為散騎常侍從征沮渠蒙遜湟河太守沮渠漢平漢平出降司馬隗仁勒壯士百餘據城自守熾磐進擊

之衆寡不敵遂為所擒熾磐欲斬之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之至也乃宥之遷暉輔國大將軍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暮末即位國政衰亂暉與子承根奔吐谷慕璝後遂歸魏

常垣

常垣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五世孫也父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凉州垣仕伏乞世為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

翟瑥

翟瑥武始人仕乾歸為冠軍將軍初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瑥為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為定所敗軻彈詰歸欲引而還瑥奮劍諫曰主上以神武之資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

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當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史俄遷晉興太守鎮枹罕

焦遺子華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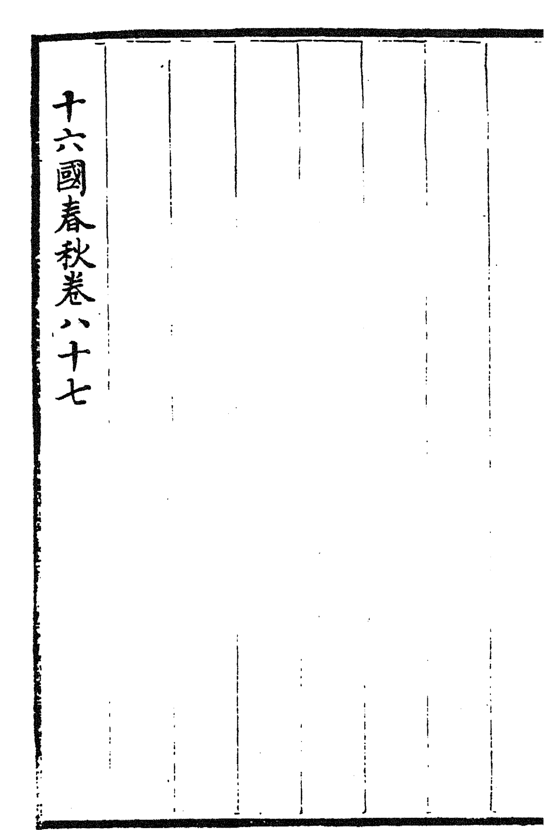
焦遺南安人乾歸時仕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也因命熾磐拜遺於床下遺子華至孝遺曾病甚冬中思食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汝從此進之華跪受寤而瓜果在手香美非常遺食之而病愈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

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顧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强卿乃以華為尚書民部郎遺後遷安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暮末年南安諸羌共推遺為主遺不從遂刼遺族子亮叛攻南安暮末擊破之遺殺亮出降進號鎮國將軍次子楷仕為太子司直暮末降夏楷奔廣甯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仇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

大兵追之是趣絶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於河西

辛進

辛進字國都隴西人也仕熾磐至尚書初為散騎常侍從熾磐遊於後園凌霄觀進彈飛鳥誤中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傷母面之由母以狀告暮末大怒即日收進殺之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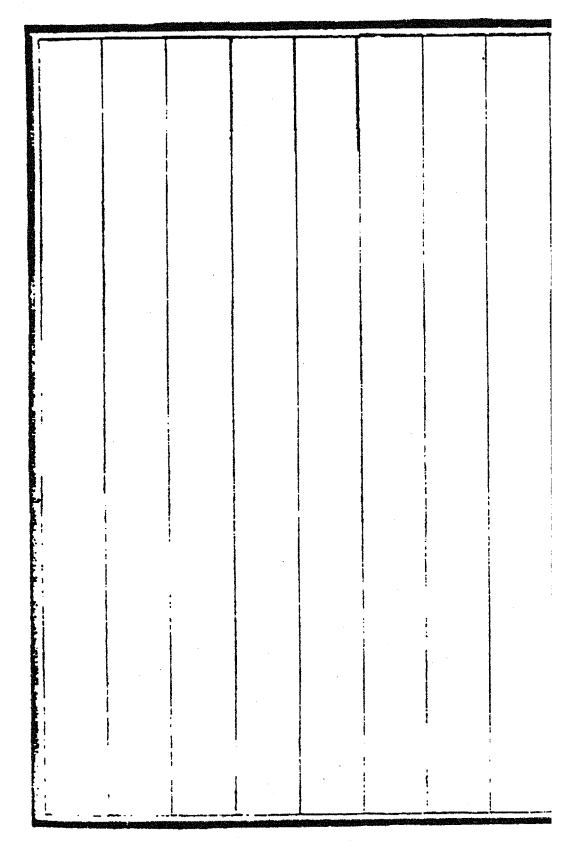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七

謹案卷八十五第十六頁後二行秦姚興慮乾歸寖強難制刋本寖訛寑今改

第十七頁前一行熾磐以秦政寖衰刋本寖訛寑今改

第二十頁前四行二月戊巳戊巳二字疑誤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程運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八至九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八

南凉録一

禿髪烏孤

禿髪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衆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其母胡掖氏夢一老父被髪左衽乘白馬謂曰爾夫

雖西移終當東返至凉必生貴男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而産於被中乃以禿髪為號其俗謂被覆之義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雄健兼多謀畧晉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凉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咸寧中又殺凉州刺史楊欣於丹嶺於是盡有凉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民沒骨殺之以降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年一百一十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長子也晉孝武太元十九

年思復犍死烏孤嗣立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陀謀復欲規取凉州紛陀曰明公必欲得凉州宜先務農桑修隣好禮賢俊明政刑然後乃可烏孤從之三河王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来假授當可受否衆咸曰我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烏孤將從之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耶何默無言也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理宜隨時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大小

不敢後雖悔之将何所及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濟矣烏孤乃受之太元二十年秋七月烏孤討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冬十月遣别将石亦干築廉川堡而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謂不樂者将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

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是以泣耳別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遂大興師諸部皆来降附廣武趙振少好奇畧聞烏孤在廉州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為左司馬三河王呂光進封烏孤為廣武郡公十二月烏孤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太元二十一年夏六月時魏皇始元年也呂光復遣使署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

能以德懷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郡縣土崩
下無生頼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
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
下主乃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太初元年春正月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
平王大赦境内殊死巳下建元太初耀兵廣武進攻凉
金城克之光遣將軍竇苟來擊戰于街亭凉兵大敗秋
七月凉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麐叛據東苑太原公吕

纂擊破之麿遣使乞援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冬十月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來歸附

太初二年春二月凉後將軍略陽楊軌以司馬郭緯為西平相率步騎三萬北赴郭麿烏孤遣弟車騎將軍傉檀率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於城北夏六月軌自恃其衆欲與呂光決戰光使太原公纂來迎軌與驃騎將軍利鹿孤共邀擊之為纂所敗秋九月軌南奔廉川收

集夷貟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軏曰秃髮氏才髙而兵盛

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軏乃遣使降於烏孤尋為羗

酋梁饑所敗西奔僫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

羣臣曰楊軏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羗人

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畧兼

以軍無紀律多所殘殺可一戰擒也冬十月饑進攻西

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饑遣子為

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強多以為疑左司

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强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振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驍猛軍令不整此易擒耳遂進擊饑大破之饑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内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裯澆河太

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餘落莫不歸附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户數萬來奔十二月烏孤更稱武威王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傉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其宗族子弟為公侯者二十餘人文武百官進位有差

太初三年春正月烏孤徙治樂都遣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流鎮浩亹

以楊軌為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翽承明（一作丞）郭黃郭奮史暠鹿嵩高文武之秀傑梁祖韓疋張祖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内居顯位外宰郡縣隨才授任咸得其宜烏孤從容謂羣臣曰隴右河西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國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欲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

進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歸命段氏書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絶且結好於我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攻之不義吕光衰耄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才而内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彼必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則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歸附矣

烏孤曰善遂陰有併吞之志二月造刀一口狹小長二尺五寸青色匠人云當作之時夢見一老人朱衣被髮云吾是太乙神故来看爾作刀且云若有敵至刀必自鳴後歸突厥可汗處夏四月北京王段業為吕纂所侵遣使求救烏孤遣驃騎大将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纂懼焼氏池張掖穀麥而去六月署利鹿孤為凉州牧徙鎮西平召車騎大将軍傉檀入録府國事秋八月烏孤因酒醉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使吕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

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
僞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凉州牧西平公利鹿孤嗣立
禿髮利鹿孤
禿髮利鹿孤烏孤第二弟也初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
尋還凉州牧烏孤死國人共立之遂以晉隆安三年僭
即僞位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徙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
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啟運功高先世宜為
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

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
嗣子幼冲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
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
業且兄終弟及此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世之
通式何必膺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
乃厚遣之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建節將軍金樹平遠將
軍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漠口
建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和下令

曰孤以寡昧謬膺統緒思所以弘濟艱難經畧區宇者必藉股肱之力自令二千石令長清高有惠化者其皆封亭侯關内侯延耆老以訪政事夏四月涼王呂纂帥衆来伐利鹿孤使弟廣武公傉檀拒之纂士馬精鋭進渡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以安衆心徐乃貫甲與纂交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楊軌田玄明潛謀叛逆事洩殺之六月呂纂西擊段業傉檀聞之率衆一萬乗虚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

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将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户而歸秋七月乞伏乾歸爲秦所敗率騎數百奔於允吾遣使乞降利鹿孤使廣武公傉檀迎之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於西平鎮北将軍俱延利鹿孤之弟也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妄自尊立今勢窮歸命非其款誠若逃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不如徙置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

勸来者四海将謂我不可以誠信托也秋八月乞伏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秃利鹿孤謂俱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為吾行也延率兵追之至河不及而還

建和二年春正月龍見於長寧麒麟遊於綏羌利鹿孤欲自稱尊於是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崘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髪左袵無冠帶之儀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抗衡中夏雄視沙漠今舉大號誠順天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啟敵人心且守

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課農桑以供軍需帥國人以習戰射若東西有變弱則乘之强則避之此久安之良策也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署廣武公傉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三月傉檀率師伐呂隆大敗之徙二千餘戶而歸獲隆右僕射楊桓拜為左司馬夏六月利鹿孤謂羣臣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統嗣自負乘在位三載於茲

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
敝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良而下猶淹滯豈所
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
覽焉祠部郎中西曹從事史嵩對曰王者行師全國為
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陛下命將出征往
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
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克城而地不加廣也今取士拔
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視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

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為博士祭酒使教胄子秋七月秦隴西公姚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趨廣武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軍至姑臧利鹿孤遣使入貢於秦初凉將姜紀降於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畧甚愛重之至則連席出則同車每常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肯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為

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時利鹿孤雖僭僞位尚稱臣於秦楊桓凡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徳望遣使徵之利鹿孤不敢留餞於城東為之流涕以遣之冬十月河西王沮渠蒙遜遣子奚念来質利鹿孤不受徵其弟建忠將軍挐蒙遜不與虜其弟鄯善苟子遂遣使稱臣入朝奉貢許以挐為質乃還其所掠十二月吕超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為質以請迎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赴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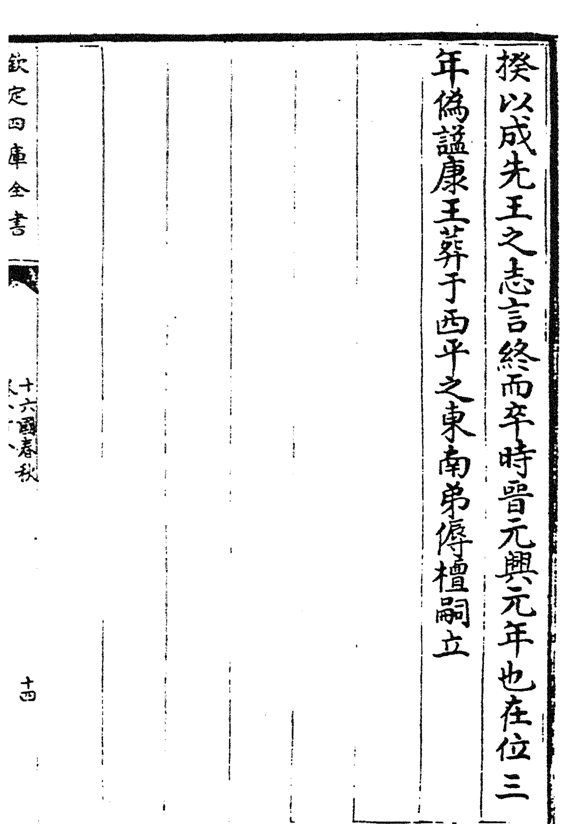
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呂松俟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敵國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從之乃與朗連和耀兵姑臧壁於胡坑堡傉檀知超必來斫營蓄火以待其夜超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來襲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起火光燭天照耀如晝乃縱兵追擊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大懼偽

與僞檀通好請於苑内結盟僞檀信之遣俱延入盟伏兵出擊俱延失馬步走陵江将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得免僞檀怒遂攻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苟安國寧遠石可率五百騎来援憚僞檀之强遷延不進因而遁去

建和三年春正月僞檀攻拔顯美執孟禕而數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荷吕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甫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矣惟明公圖之僞檀大悦拜為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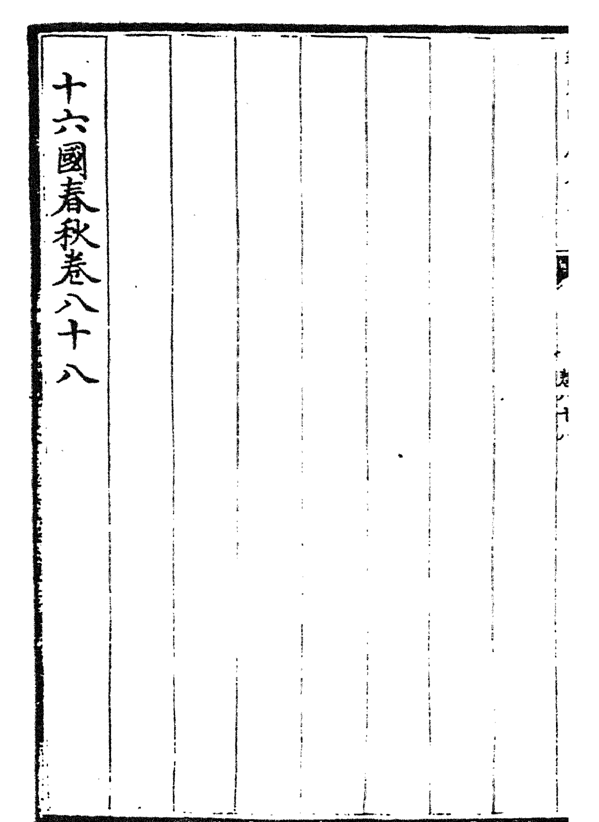
司馬固辭乞歸乃義而釋之徙顯美麗靬二千餘户而還二月呂隆為沮渠蒙遜所逼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臣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繼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為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崙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敝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

萬救之至吕松而蒙遜已退乃徙涼澤叚冢五百餘户而歸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叛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覆失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乃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送之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三月利鹿孤寢疾遺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盖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我武王戢祚實歷垂諸樊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惙頓是將不濟内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經緯百



揆以成先王之志言終而卒時晉元興元年也在位三

年偽謚康王葬于西平之東南弟傉檀嗣立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八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九

南凉録二

秃髪傉檀

秃髪傉檀烏孤第三弟也少機警有才畧其父思復鞬甚見愛重常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凉王還

居樂都改元弘昌初乞伏乾歸之歸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欲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無足深責宜加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乃歸其妻子冬十月傉檀攻呂隆於姑臧十二月秦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秦建節將軍王松忽帥騎助呂隆守姑臧傉檀弟文真擊而虜之傉檀怒遣使

謝罪送還長安

弘昌二年春正月傉檀大城樂都秋七月傉檀復出兵攻呂隆於姑臧秦姚興遣左僕射齊難等帥騎迎隆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秦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傉檀厚禮而遣之

弘昌三年春二月傉檀畏秦之彊又密圖姑臧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書闞尚（一作參軍闞尚）聘於秦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為國藩屏而傉檀與兵衆輙造大城為

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冬十月傉檀遣鎮南將軍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於泰求領凉州興不許乃加散騎常侍增食邑二千户

弘昌四年

弘昌五年夏六月傉檀帥師伐沮渠蒙遜次於氐池蒙

遂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疋羊三萬口於秦秦主興以為忠署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今之西寧）因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興弗許威流涕固請興悔之使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率步騎三萬進次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

還長安敞因薦本州名士十餘人於傉檀詳具傉檀嘉納之乃大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傉檀復遣西曹從事史暠聘秦姚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本根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

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凉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嵩為騎都尉秋八月傉檀讌羣臣於宣德堂酒酣仰視而歎孟禕極言切諫詳具禕傳傉檀嘉納之以鎮南將軍與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於樂都傉檀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九月傉檀遣使與西京李暠修結和好冬十月傉檀

僞遊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户於武興番禾
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閲於方亭
十一月遷都於姑臧
弘昌六年秋七月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
磐不應斬其使送長安九月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
蒙遜入自西陜蒙遜率衆來拒戰於均石傉檀敗績乃
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復爲蒙遜所擊西郡
太守楊統以日勒降之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來

奔夏主赫連勃勃遣使求婚傉檀不許十一月勃勃率騎二萬來攻戰於陽武一作支陽殺傷萬計及驅掠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去傉檀欲率衆追之焦朗曰勃勃天資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别将賀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衆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傉檀從之勃勃先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勃

兵逆擊復為所敗追奔八十餘里殺傷吏以萬計名臣勇將死者十六七儁禮與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儁禮懼東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内百姓皆入於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率其屬三百人叛於北城推梁貴為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夕聚衆至數千人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遽從此小人為不義之事乎殿内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何及衆聞

之咸奔散七兒逃至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

諮祭酒梁袁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潛謀叛逆悉誅之

嘉平元年夏五月秦以僔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

之亂欲乘釁而取之遣尚書郎韋宗來聘因以覘釁僔

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畧遠言天命廢

興近述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辯致清辯宗退而歎曰命

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

世者不必八索九丘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

作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為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傉檀機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況吾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何足剋也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缺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勃勃致敗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才畧無傉檀之右者右一作疋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

其必勝也興曰子何慮之過也不聽乃遣中軍將軍廣平公姚弼及後軍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姚顯率騎二萬為弼等後繼因遺傉檀書云今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等濟自金城進次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拒之弼遣人諭以禍福令其速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佑汝吾寧為凉鬼何降之有弼攻陷之遂斬霸長驅至

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因出奇兵擊弼乃大破之弼退屯西苑城中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為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奸豎兵交勢蹙禍難不輕不悉坑之何以懲後載記作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次斂成縱兵抄掠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襲秦兵復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

傉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秋九月雨甚堰壞弼軍得水復振姚顯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軍勢益盛顯遣善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凉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傉檀亦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冬十一月傉檀復稱凉王即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平署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虎臺為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為尚

書左僕射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右僕射鎮北大將軍俱延為太尉鎮軍將軍敬歸為司隸校尉成公緒為大司農自餘封授各有差

嘉平二年春正月以次子明德歸為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儁異聰悟儇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為高昌殿賦援筆立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嘉平三年夏四月遣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户而歸蒙遜大怒率騎五千來

伐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徙數千户而還太尉俱延率兵追擊蒙遜復大敗歸是月傉檀將親帥五萬騎伐蒙遜太史令景保及左僕射趙晁切諫傉檀不聽保固諍之傉檀大怒鏁保而行戰於窮泉為蒙遜所敗單馬奔還保遂見擒既而逸歸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封為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傉檀懼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為質歸

至胡阬逃還他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户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為蒙遜所滅且慮嶺南為奇鎮所剋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焦諶王侯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城南諶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而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司隸校尉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乘勝來伐傉檀遣安北將軍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

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嘉平四年春二月蒙遜攻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為質吾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一作保周為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傉檀遣太子虎臺拒之為樹洛干所敗傉檀又欲北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且宜固守伺釁不可妄動傉檀不從五道

俱進至番禾茗藋（茗徒聊切 藋徒吊切）掠五千餘户將軍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户資財盈溢衢路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嶮峻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户內攻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步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計之左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引軍大至傉檀敗走進圍樂

都傉檀嬰城固守遣使請和以子染干為質蒙遜引兵而去秋七月河南王乞伏乾歸遣子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来伐八月兵濟河南傉檀遣太子虎臺逆戰敗於嶺南熾磐虜牛馬十餘萬民二千餘户而去

嘉平五年夏五月乞伏乾歸遣熾磐襲白土三河太守吳陰率衆降之

嘉平六年春三月傉檀遣安西將軍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户掠牛馬而去邯川人衛章等謀殺護軍

孟愷南啟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寛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敢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韋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将軍疋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将至引之而去夏四月蒙遜進攻樂都二旬不尅鎮南将軍文支以湟河迎降蒙遜徙五千餘户於姑臧𫖮復率衆来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蒙遜引去

嘉平七年春唾契汗乙弗等皆叛傉檀議欲西討之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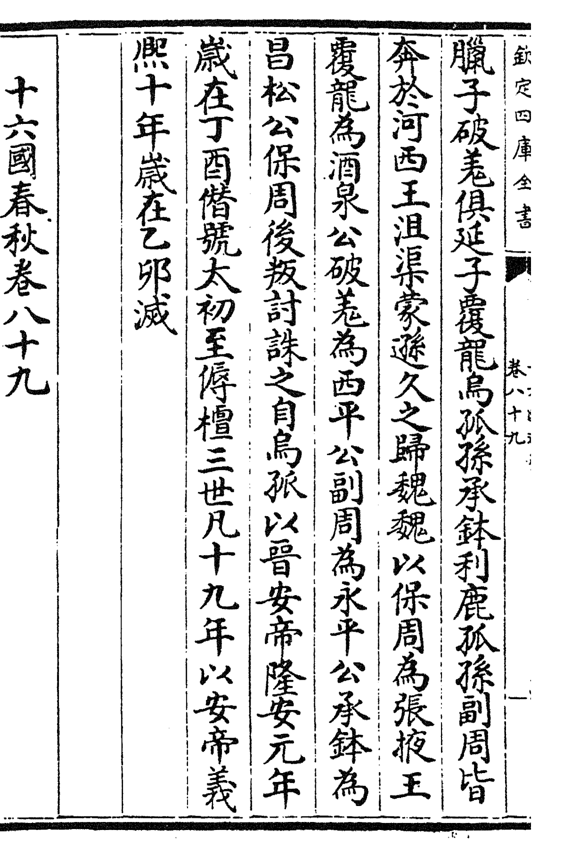
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上下饑㪚南逼熾磐北廹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必有後患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撫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俟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孤將略地御無沮衆謂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名微兵少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

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乘
虛來襲虎臺嬰城固守熾磐四面攻之西曹從事中郎
尉肅言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殿下不若聚
國人守內城肅等率諸晉人拒戰於外如或不捷猶足
自存虎臺曰蕞爾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
懼晉人之有二心也乃悉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
孟愷泣進曰熾磐不道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人神
共憤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豈有二乎今

事已急而殿下乃疑之如是耶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城潰爐磐入樂都遣平遠乞伏捷虔師騎五千追傉檀徙虎臺及文武百姓於枹罕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泣謂衆曰今樂都為爐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還歸實無所赴卿等能與吾藉乞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爐磐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離叛遣

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載記作洛宏安西將軍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乃歎曰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絶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

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大臣親戚悉皆棄去惟陰利鹿隨之夏六月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以上賓之禮待之初樂都之潰諸城皆降獨鎮軍尉賢政固守浩亹熾磐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執正不下既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為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療耶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偽諡景王虎臺後亦為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



臘子破羌俱延子覆龍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皆奔於河西王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為酒泉公破羌為西平公副周為永平公承鉢為昌松公保周後叛討誅之自烏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歲在丁酉僭號太初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熈十年歲在乙卯滅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九十

南涼錄三

禿髮文支

禿髮文支傉檀之族也仕至鎮南大將軍湟河太守封興城侯鎮姑臧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事邯川護軍孟愷表奏之傉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今復如此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

來傉檀乃召文支既至讓之曰二凡英姿早世吾以不才謬承嗣統不能荷負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耤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惟酒是眈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乎文支頓首陳謝其後沮渠蒙遜攻樂都文支以湟河迎降遂仕蒙遜為廣武太守

禿髮樊尼

禿髮樊尼利鹿孤之子也為安西將軍傉檀為乞伏熾

磐所破滅樊尼奔赴之傉檀歸熾磐乃使樊尼率餘衆依沮渠蒙遜後與其子歸于魏子後仕爲臨松郡丞甚得衆心

秃髮破羌

秃髮破羌傉檀之子也偉容貌美手儀兼饒機辯傉檀之伐乙弗也破羌留居樂都傉檀既爲乞伏熾磐所滅破羌自樂都奔降於魏世祖素聞其名及見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破羌曰卿與朕本出同源因事分姓

可賜姓源氏從征涼州蠕蠕及討蓋吳諸賊皆奮擊有功世祖又賜名賀遷殿中尚書宗愛弑世祖及南安王余賀決策翼戴高宗諱濬守禁門誅弑逆加征北將軍進爵西平王歷官太尉以高祖諱宏高宗孫顯祖子太和元年卒孫懐歷官驃騎大將軍懐子子雍歷鎮東將軍爲冀州刺史討葛榮戰敗死之子雍弟子恭歷中書監其餘亦多至大官

傉檀妻折掘氏

折掘氏右衛將軍折掘奇鎮之姊也傉檀初襲位涼王立為涼王后既而畏秦人之强乃去年號降稱夫人及傉檀復稱涼王改年嘉平復立為王后

楊桓

楊桓弘農人也初仕呂光光之季年内外叛作郭𪊠之反東苑也桓從弟統始舉兵推桓為主而桓執義彌厲詳具光龍飛二年及呂纂時桓以后父任為尚書左僕射而纂為隆所弒后亦自殺桓乃棄位而出亾利鹿孤伐隆獲

桓乃謂桓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乎桓曰臣受呂氏厚恩位叅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為叛臣以見明主耳利鹿孤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秦姚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不敢留乃餞之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

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變豈曰忘之利鹿孫爲之流涕遣行既至秦興深禮重之屢仕顯職桓竟卒於秦

宗敞

宗敞姑臧人仕秦姚興涼州别駕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傉檀於廣武乃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

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可乎傉檀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及即僞位涼州刺史王尚使敞來聘傉檀謂之曰孤以不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既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復見卿也（復一作得）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念存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曾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後姚興署傉檀爲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

藏因徽王尚還長安敞以別駕送之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枉殿下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胥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夫以大王之神畧加之

以威信農戰竝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横天下區區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悅賜敞馬二十疋至秦會王尚為流言所謗敞抗章辨白興深美其文詳具興傳後還遷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孟禕

孟禕武威姑臧人也仕呂隆為昌松太守傉檀攻禕於顯美剋之乃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王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

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汝分甘乎韓曰明公開剪河右聲
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韓蕞爾敢距
天威釁鼓之刑韓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韓荷
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命恐
獲罪於執事惟明公圖之傉檀大悅乃釋其縛待以客
禮嘉其忠烈拜為左司馬韓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
河右昭然已定人無智愚皆知之者但韓為人守城不
能自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

於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及隆為秦所滅禕仕於姚興為涼州刺史王尚別駕司馬輿後以傉檀代尚為涼州禕出迎於道左既至讌羣寮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禕進曰昔張文王謂張駿築城苑繕宮廟為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輙易人此堂之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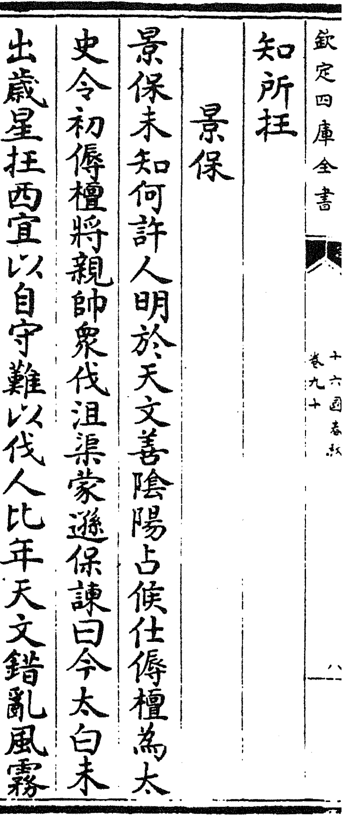
年垂百載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謝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

雲霍一作曇霍

沙門雲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冢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利鹿孫僭號稱王霍從河南來至於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於水中後日衣自還其本主一無所污行步如風雲力者追之

恒因不及言人生死貴賤毫釐不爽人或藏其錫杖乃大哭數聲閉目須臾立知其處起而取之人益奇其神異終莫能測因之事佛者甚衆車騎僭檀權傾一國性尤猜忌多所殺害霍謂之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僭檀不從翼日又謂之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橋梁僭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

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饑渇之色傉檀密遣沙門智行持餅遺霍霍曰吾誰欺而欺國主乎遂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既蒙其福咸稱曰聖人一云稱之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迎為之禮傉檀有女病篤請霍救療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吾安能延命耶止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傉檀命開之不及至晉義熙三年傉檀為赫連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



知所枉

景保

景保未知何許人明於天文善陰陽占候仕傉檀為太史令初傉檀將親帥衆伐沮渠蒙遜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道一作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畜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耶保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天文顯然
動必無利傉檀曰我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
拒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
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
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傉檀怒鎖之而行曰有功當殺汝
以狗無功封汝百户俟進次窮泉與蒙遜戰傉檀大敗
單騎奔還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為彼國
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為無智但言而不

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以婁敬為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逸之至於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而不能從孤之深罪也封安亭侯食邑五百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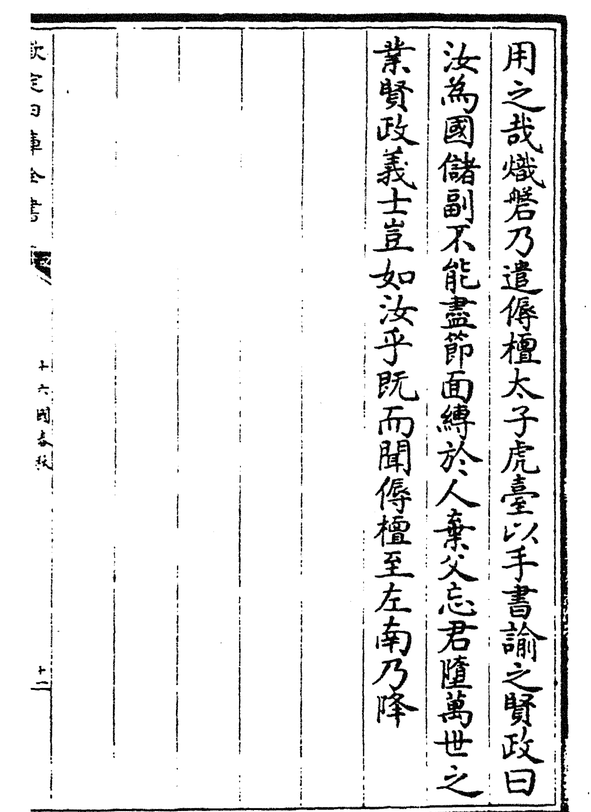
陰利鹿

陰利鹿不知何處人仕於傉檀傉檀之奔於乞伏熾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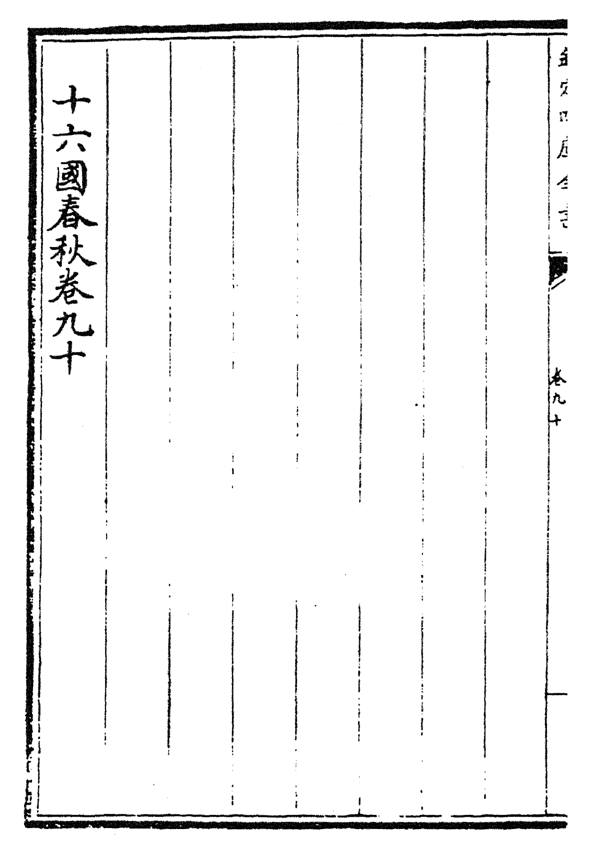
也惟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叛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委質為臣忠孝之義不能兩全臣雖不才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敢離左右乎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矣流涕遣之

尉賢政

尉賢政仕僞檀爲别將屯於浩亹樂都之潰諸城皆降於乞伏熾磐惟賢政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守將何爲也賢政曰吾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伏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聞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若邀一時之利忘委任之責者竊用恥焉大王亦安



用之哉熾磐乃遣傉檀太子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國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



十六國春秋卷九十